

# 第一章 緒論

##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

### 一 研究動機

班固〈兩都賦序〉說：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」《漢書·王褒傳》也說：「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，小者辯麗可喜。」皇甫謐〈三都賦序〉亦說：「故知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」由此可知賦是古詩之流。可是後人卻批評漢賦，說漢賦有浮誇、阿諛、模擬、堆砌、晦澀、冗沓等缺失，而將兩漢一代文學，棄如敝屣，以致於這些文化遺產在歷史洪流中遺失大半。

見《全漢賦校注》上說此篇存目，此篇殘篇，真令人不捨。《昭明文選》將「賦」列為首卷，而劉勰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也說：「詩有六義，其二曰賦。…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而拓宇於楚辭也。於是荀況禮、智，宋玉風、釣，爰錫名號，與詩畫境，六義附庸，蔚成大國。」這樣承繼詩、騷而來的漢賦，在兩漢蔚成大國，也影響了六朝的駢賦，唐之律賦，宋之文賦，明、清之股賦，成為中國文學中獨一無二的賦體文學，是中華文化的遺產，值得我們珍惜和愛護。

承繼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而後的漢賦，就如班固所說「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」，這就是漢賦所具有的時代責任和使命感，所以枚乘、司馬相如、揚雄者流，不是競為侈麗閎衍之詞，就是借著侈麗閎衍之詞欲伸其諷諭之義，這才是枚乘、司馬相如、揚雄當初為賦的本質，不能因為漢皇之飄飄然，不以諷諭為念，就以為賦沒其諷諭之義而批評賦，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。

揚雄也許起了一個壞榜樣，但是也許該說拿揚雄的話來貶賦的人錯了，因為他根本不懂揚雄這話的意思。揚雄《法言·吾子》稱賦是「童子雕蟲篆刻」，又說「壯夫不為」，好像連揚雄都看不起賦，其實不然。揚雄「輟不復為」賦的感嘆有二，一是「賦欲以諷」的功用不能為帝王所採用，也就是說他為所寫的賦不能達到諷諭的目的而嘆惜；二是辭人為賦趨向侈淫而沒了賦的本意，所以感嘆與其寫這樣的賦，不如不要寫。

揚雄以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」，來分辨寫賦之作家。詩人者流若屈原，所以所作之賦麗以則；辭人者流若宋玉，所以所作之賦麗以淫，這也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說的賦之四類，以屈原賦、陸賈賦、孫卿賦、雜賦四

類作分別，所以可以說揚雄之說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源頭。

又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說：「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尚實，詩賦欲麗」，由此可見詩賦是取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」之共同點的「麗」字，所以也可以說曹丕取用了揚雄對賦的評論而成就了他的論說。

陸機〈文賦〉也是如此。〈文賦〉擴大了《典論·論文》之說，而得：「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而瀏亮，碑披文以相質，誄纏緜而悽愴，銘博約而溫潤，箴頓挫而清壯，頌優遊以彬蔚，論精微而朗暢，奏平徹以閒雅，說煒曄而譎誑。」他如曹丕取用了揚雄的話一樣，他擴大了《典論·論文》之說，加上自己的才情而得出此十體，也使陸機〈文賦〉此篇成爲中國文學批評中重要的著作，成就了陸機在文學批評中的地位。而後又有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大放文學評論的光輝，追溯這些文學批評理論的源頭，不能不說來自揚雄。

兩漢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代，漢武帝的三次出征匈奴，出兵南越、東越，平西南夷，設郡管轄等開疆闢地的事蹟，讓中國人至今以漢人自居。漢賦是兩漢的一代文學，又開啓了六朝的駢賦，唐朝的律賦，宋朝的文賦，明、清時的股賦，這般令人敬仰的漢代文學，怎能不讓人心存好奇，想一探究竟，這就是我研究漢賦的動機。

## 二 研究目的

研究漢賦，除了深究兩漢的文學外，還能一究歷代的賦文和賦學，另外，還能旁及《文心雕龍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賦》等書的研究。

《文心雕龍》是中國文學理論的一本偉大著作，不管是文體論、文術論、文評論中都舉了前代之文章爲例作說明，其中漢賦所占的例子偏多，如〈詮賦篇〉說：「枚乘〈菟園〉，舉要以會新；相如〈上林〉，繁類以成艷；賈誼〈鵬鳥〉，致辨於情理；子淵〈洞簫〉，窮變於聲貌；孟堅〈兩都〉，明絢以雅贍；張衡〈二京〉，迅拔以宏富；子雲〈甘泉〉，構深偉之風；延壽〈靈光〉，含飛動之勢。」此處引用的賦，有枚乘〈梁王菟園賦〉、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、賈誼〈鵬鳥賦〉、王褒〈洞簫賦〉、班固〈兩都賦〉、張衡〈二京賦〉、揚雄〈甘泉賦〉、王延壽〈魯靈光殿賦〉等篇，這些全是漢賦最重要的賦篇。

又〈事類篇〉上說：「唯賈誼〈鵬賦〉，始用鷓鴣冠之說；相如〈上林〉，撮引李斯之書。…及揚雄〈百官箴〉，頗酌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；劉歆〈遂初賦〉，歷敘於紀傳。」這裏還是引用了漢賦中賈誼的〈鵬鳥賦〉、司馬相如的〈上林賦〉和劉

歆的〈遂初賦〉三賦。

又〈雜文篇〉說：「自〈對問〉以後，東方朔效而廣之，名爲〈客難〉，託古慰志，疎而有辨。揚雄〈解嘲〉，雜以諧謔，迴環自釋，頗亦爲工。班固〈賓戲〉，含懿采之華。」這裏也分析了漢賦中的東方朔〈答客難〉、揚雄〈解嘲〉、班固〈答賓戲〉等三賦的特色。

又〈比興篇〉也說：「枚乘〈菟園〉云：『焱焱紛紛，若塵埃之白雲』，此比貌之類也；賈生〈鵬鳥〉云：『禍之與福，何異糾纏』，此以物比理者也；王褒〈洞簫〉云：『優柔溫潤，如慈父之畜子也』，此以心比聲者也。馬融〈長笛〉云：『繁縟絡繹，范蔡之說也』，此以辯比響者也。」這裏引用的漢賦又是枚乘的〈梁王菟園賦〉、賈誼的〈鵬鳥賦〉、王褒的〈洞簫賦〉，還有馬融的〈長笛賦〉等篇。

《文心雕龍》引用漢賦的資料很多，五十篇的《文心》幾乎有三分之一的篇目都有引用漢賦的賦文。或用它們來解說文體的發展，或用它們來分析文章的寫作方法，或用它們來評論文學，如此之下，若不熟知漢賦怎能通曉《文心》的意涵，若能熟知漢賦各篇，對《文心》的文體論、文術論、文評論，讀來也就更清晰了。這就是我的研究目的，除了能一究漢賦浩翰華美的辭藻後，還能更進一步了解《文心雕龍》精闢理論的根據所在。

除了《文心雕龍》各篇，引用漢賦很多的賦文資料外，還有中國偉大的史書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這三本史書中，也有很多漢賦作家的生平，寫賦的原因，賦作和其他的作品。有人曾說把三史中〈列傳〉的賦全部拿掉，則這三本史書所剩無幾，可知這三本史書中收錄了多少篇的漢賦作家的賦作。這些賦家們，有的也許當世默默無聞，但因為有賦作留下，他因此在史書中留名了。大部份的賦家都因史家將他們傳世的賦作收錄在史書中，他們的賦作因此被保留下來，他也因此在青史上留名了。

以《後漢書》爲例，王逸編輯《楚辭章句》行於世，今日的《楚辭章句》還是以王逸本最爲重要，可是這樣的一位辭賦家，他在《後漢書·文苑列傳》的本傳上，卻只有短短幾句：「王逸字叔師，南郡宜城人也。元初中，舉上計吏，爲校書郎。順帝時，爲侍中。著《楚辭章句》行於世。其賦、誄、書，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。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。」王逸的漢詩百二十三篇，今早已不見，若無《楚辭章句》流傳，誰會知道王逸對中國文化有什麼貢獻。

反觀趙壹就不一樣了。在當世，他只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小官，爲人恃才倨傲，爲鄉黨所擯，他乃作〈解擯〉。他幾次得罪權貴，將至死，得友人救之才免

於死，於是他貽書謝恩，寫了一篇〈窮鳥賦〉，又作了一篇〈刺世疾邪賦〉以舒發他對當時社會政治的不滿和怨憤。〈解擯〉類似東方朔的〈答客難〉、揚雄的〈解嘲〉、班固的〈答賓戲〉諸篇，這賦今只剩下六個字：「丹鴻可殺蚤虱」，因為《後漢書》沒有收錄此篇，所以此篇沒有完整的保留下來。讓他留名青史的是〈窮鳥賦〉和〈刺世疾邪賦〉兩篇，這兩篇完整的收錄在《後漢書》本傳中，若無《後漢書》的賦選及生平資料，他那能讓後世人見識到他嫉惡如仇又剛烈的性子，他那有機會留下這真性情的賦，這兩賦代表著他的人生，也代表著他那個時代的寫真，這是極諷世、極嘲諷的兩篇賦。

以《漢書》為例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「枚皋賦百二十篇」，記「揚雄賦十二篇」。今日揚雄的賦在《全漢賦校注》中有〈蜀都賦〉、〈甘泉賦〉、〈河東賦〉、〈羽獵賦〉、〈長楊賦〉、〈太玄賦〉、〈逐貧賦〉、〈酒賦〉、〈覈靈賦〉、〈解嘲〉、〈解難〉等十一篇，而收錄在《漢書》本傳上的賦則是〈反離騷〉、〈甘泉賦〉、〈河東賦〉、〈校獵賦〉、〈長楊賦〉、〈解嘲〉、〈解難〉等七篇，其中〈反離騷〉一篇，《全漢賦校注》沒有收入，另外《漢書》本傳上揚雄的賦作還有〈廣騷〉和〈畔牢愁〉兩篇。就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「揚雄賦十二篇」，今《全漢賦校注》收錄有十一篇，其中六篇來自《漢書》，可以說揚雄的賦被保留下來的功臣是《漢書》。反觀枚皋的賦，雖然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有百二十篇，然而《漢書》本傳沒有收錄半篇，以至於今日全看不到他的賦作。這就是收錄在史書中的貢獻。

以《史記》為例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「陸賈賦三篇」、「賈誼賦七篇」、「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」，在《史記》三人的本傳上，陸賈的賦沒有摘錄，而在《史記·賈誼列傳》收有〈弔屈原賦〉、〈鵬鳥賦〉兩篇，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收有〈天子游獵賦〉（即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）、〈難蜀父老〉、〈哀二世賦〉、〈大人賦〉、〈封禪文〉、〈喻巴蜀檄〉等賦文。陸賈的賦因為史書上沒有收錄，所以沒有保留下來，反觀賈誼和司馬相如的賦文被保留下來，這都是史書的功勞。

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記載漢人的列傳，收錄漢人的賦、文。而我因為研究漢賦，需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寫賦的原因，因此借助史書的地方很多，由此讓我更了解到如果沒有史書的收錄，這些賦早就不見了，也因為在浩瀚的史籍中找資料，讓我的視野更寬廣，也了解到研究漢賦，不能只以賦文來看，也要了解賦家背後的社會和政治背景，才能相輔相成。因為研究漢賦而研讀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三史中賦家的生平，好像走過他們的生命旅程，再將賦文和歷史的結合，更能進一步了解賦作的精神所在，以及賦家在賦中所表現的生命力，也因此更能體會漢賦中諷諭、頌美的特質。

##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

### 一、研究範圍

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是以公元二〇〇五年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，由費振剛、仇仲謙、劉南平等三人校注的《全漢賦校注》為主要範圍。這是一本以公元一九九三年由費振剛、胡雙寶、宗明華等三人所輯校的《全漢賦》所作的校注本。《全漢賦》的例略說：「本書收錄漢賦八十三家，二百九十三篇，其中可判定為完篇或基本完篇者約一百篇，存目者二十四篇，餘為殘篇。」而公元二〇〇五年的《全漢賦校注》凡例說：「本書收錄漢賦九十一家（含一位無名氏作者），有賦三百一十九篇，其中可以判定為完篇或基本完篇者約一百篇，存目者三十九篇，餘為殘篇。」由此可知《全漢賦校注》除了是為《全漢賦》所作的校注本之外，它還增加了不少的篇目，所以本論文《漢賦題材之研究》的研究範圍，直接以《全漢賦校注》為範圍。

《全漢賦校注》比《全漢賦》多八家，增加二十六篇，存目也增加十五篇。這八家是盛覽〈列錦賦〉、慶虬之〈列錦賦〉、枚舉〈皇太子生賦〉、佚名〈神鳥賦〉、延篤〈應訊〉、酈炎〈七平〉、劉宏〈追德賦〉、張昇〈白鳩賦〉。增加的二十六篇，除了這八家中的八篇外，還有東方朔〈皇太子生賦〉、班固〈兩都賦序〉（此書將序文單獨成篇）、蔡邕〈靜情賦〉、楊修〈暑賦〉、〈五湖賦〉、〈七訓〉、王粲〈感丘賦〉、〈述征賦〉、〈喜霖賦〉、〈征思賦〉、陳琳〈武獵賦〉、〈悼龜賦〉、〈答客難〉、劉楨〈大閱賦〉、應瑒〈釋賓〉等篇。由於兩書都說全漢賦「判定為完篇或基本完篇者約一百篇」，增加的二十六篇，除了佚名〈神鳥賦〉是較為完整的一篇外，其餘的也都是存目和殘篇。

雖然說《全漢賦校注》增加的也是存目和殘篇，但是這樣的收輯還是很有價值，因為《全漢賦》例略說校勘的主要用書有十七項，即《孔叢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東觀漢記》、《西京雜記》、《文心雕龍》、《昭明文選》、《水經注》、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古文苑》、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、《玉燭寶典》這十六本書和史書、文學總集、別集箋注，而《全漢賦校注》凡例則列有十九項，多出《文館詞林》和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二本書，這些收輯和校注都是很辛苦的事。

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費振剛、胡雙寶、宗明華等

三位學者所輯校的《全漢賦》後，公元二〇〇三年十二月，由龔克昌等人在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《全漢賦評注》一套三本。之後在公元二〇〇五年九月廣東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由費振剛、仇仲謙、劉南平等三人所校注的《全漢賦校注》。

《全漢賦評注》此書有時代的劃分，第一本是前漢賦，後二本為後漢賦。不過這套書沒有收入建安七子、丁廙、丁廙妻、崔琰、劉宏、劉協、張昇等人的作品，是以禰衡〈鸚鵡賦〉為東漢賦的最後一篇，而劉玄〈簧賦〉則是後漢賦的第一篇，前漢賦的部份則以班婕妤為最後賦家，桓譚、崔篆、班彪、馮衍等人的著作都歸入後漢。它和《全漢賦》不同的是它有評注，而《全漢賦》只有原文，兩書不同的還有時代的劃分，又《全漢賦評注》附有佚名的〈神鳥賦〉，《全漢賦》則沒有收入這一篇賦。

這兩本後出的《全漢賦評注》、《全漢賦校注》收搜的資料當然多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版的《全漢賦》。後出轉精是必然的結果，不過《全漢賦校注》是以《全漢賦》為內容所作的校注，和龔克昌等人的《全漢賦評注》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。《全漢賦評注》不以《全漢賦》為評注。兩書的功勞都很大，這些評註和校注的工作，都是很辛苦的事。這是大陸這些年對《全漢賦》輯校的功勞，使兩漢賦有了一個較為完善的書籍和評註本和校注本。

台灣在公元一九九四年七月由之江出版社，出版了鄭競所編的《全漢賦》，但是後繼的校注本、評注本並沒有出現。此書和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北大出版的《全漢賦》在收輯上也有小部份的不同。鄭競所編的《全漢賦》收有和《御定歷代賦彙》一樣的張衡〈週天大象賦〉，此篇不是張衡的作品，所以費振剛等人編《全漢賦》沒有此篇是對的，鄭競所編的《全漢賦》所以會有此篇張衡的〈週天大象賦〉應是依據陳元龍的《御定歷代賦彙》的資料，以為〈週天大象賦〉是張衡的賦作，此賦經過學者的考證認為是隋朝李播的作品。

鄭競所編的《全漢賦》和費振剛等人編的《全漢賦》不一樣的地方還有一點是多出了三國篇。這本書的編目是以西漢、東漢、三國（魏、蜀、吳）為劃分，有時代的劃分，而費振剛等人編《全漢賦》則沒有分時代。大陸出版的三本《全漢賦》只有龔克昌《全漢賦評注》有分時代，不過《全漢賦評注》不收建安作品，更不可能收有三國時期的作品，這是鄭競《全漢賦》的特色和大陸的三本《全漢賦》不同的地方。不管如何，《全漢賦》的出現，無論是台灣、大陸，也不管內容是否一致，這些輯錄都是很珍貴的兩漢賦作，都值得研究和珍惜。

因爲本論文是以《全漢賦校注》爲範圍，所以有關收在《楚辭》中的漢人著作的部份騷體賦不算入本論文研究的範圍內。雖然以騷體賦來看，《楚辭》中的這些漢人的賦作，賈誼〈惜誓〉、淮南小山〈招隱士〉、嚴忌〈哀時命〉、東方朔〈七諫〉、王褒〈九懷〉、劉向〈九歎〉、王逸〈九思〉等都是漢賦騷體的一部份，實該入本論文的研究中，因爲認真的說，這是騷體賦的部份，是屬於本論文第三章「漢賦體類之探討」中第一節「騷體賦之探討」的內容，所以實在也應該加以討論，今所以不入本論文中討論的原因是，它們在歷代以來都是列入《楚辭》的部份，不能因爲是漢賦中騷體賦的部份，而將他們分隔開來，這樣子的作法有些奇怪。對於歷來研究《楚辭》的學者來說，他們也不會因爲今日學術觀念，認爲這些被算入漢賦騷體中，就不是《楚辭》的部份而不去研究。並且大部份研究漢賦的學者他們也不談這部份，所以本論文直接以《全漢賦校注》爲範圍，對《楚辭》中的漢人騷體部份，只用篇目而不去談論這部份騷體賦的內容。

## 二、研究方法

本論文的研究方法，是以歷史研究法、歸納法、分析法爲研究方法。所以有關辭賦的發展、漢賦的研究、漢賦之史、漢代政治、兩漢思想、漢代士風、漢賦題材的分類、各賦家的成就及賦論的發展等，無不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，然後從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中，得出我要的研究資料，再將這些研究資料用歸納法和分析法加以歸納和分析，以求得我所要的研究結果。

以《全漢賦校注》凡例中所提漢賦作家近百人，賦篇三百餘篇，這些近百人賦家的生平和著作，不能不借重史書的資料，所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兩漢紀》都是我論文中重要的參考資料。

目前已出版的漢賦研究專書很多，有簡師宗梧《漢賦史論》、龔克昌《漢賦研究》、張清鐘《漢賦研究》、許建章《漢賦研究》、李善昌《漢賦研究》、孫晶《漢代辭賦研究》、萬光治《漢賦通論》、姜書閣《漢賦通義》、曲德來《漢賦綜論》、程德和《漢賦管窺》和程章燦《漢賦攬勝》等書，這些都是我研究漢賦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除了上面諸書外，漢賦的研究，還有很多，其中以漢賦的發展爲研究的專書，有陶秋英《漢賦之史的研究》、蹤凡《漢賦研究史論》、汪小洋《漢賦史論》、張恩富《漢賦的歷史》、朱曉海《漢賦史略新證》等；另外還有一些從漢賦美學、

藝術、士風、兩漢政治和經學的研究的漢賦專書，如劉斯翰《漢賦—唯美文學之潮》、章滄授《漢賦美學》、阮忠《漢賦藝術論》、余江《漢唐藝術賦研究》、徐華《兩漢藝術精神嬗變論》、王煥然《漢代士風與賦風研究》、查屏球《從游士到儒士—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》、胡學常《文學話語與權力話語—漢賦與兩漢政治》、曹勝高《漢賦與漢代制度：以都城、校獵、禮儀為例》、王文政《西漢政治倫理的理想與實際》、謝偉先《論政治權力對東漢君臣關係之影響》、何于菁《東漢辭賦與政治》、劉瀚平《東漢儒學與東漢風俗》、馮良方《漢賦與經學》等，這些都是我論文中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以題材的研究來說，目前已出版的兩漢及魏晉之季的題材類型賦的研究，蔡輝龍《兩漢名家畋獵賦研究》、《張衡京都三賦研究》，這是畋獵賦和京都賦的研究；戴伊澄《文選音樂類賦篇研究》，這是音樂賦的研究；張秋麗《漢魏六朝紀行賦研究》，這是紀行賦的研究；張明冠《漢賦中的神話研究》、張嘉純《漢魏六朝辭賦中的遊仙題材研究》、李中庸《漢魏晉玄風的流變及其展現》、何筱敏《漢賦的時空美感》，這些是遊仙賦的研究；鄭毓瑜《性別與家國—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》、李國熙《兩漢魏晉辭賦中矢志題材作品之研究》、翁燕珍《漢諷諭賦研究—漢賦家的愛與痛》、曹淑娟《漢賦之寫物言志傳統》，這是言志賦的研究；吳儀鳳《詠物與敘事—漢唐禽鳥賦研究》、蔡雅芬《《詩經》鳥獸蟲魚意象研究》、臧正一《尹灣漢簡神鳥賦研究》這是禽鳥賦的研究；陳玉真《魏晉遊覽賦研究》，這是遊覽賦的研究；陳怡如《魏晉南北朝艷情賦之研究》，陳怡妃《美人賦研究》這是言情賦的研究。以上是各類題材研究的專書，這些都是本論文中各類題材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又陳姿蓉《漢代散體賦研究》、王學玲《漢代騷體賦研究》、朴現圭《漢賦體裁與理論之研究》、邱仕冠《枚乘〈七發〉與七體研究》，這些都是賦體的體類研究；梁淑媛《賦的敘事成素研究—自漢迄唐為範圍》，這是賦的敘事主題的研究；高桂惠《明清小說運用辭賦的研究》這是賦影響後代的研究，所以這些書也是我論文中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本論文以《漢賦題材之研究》為名，所以偏重在漢賦題材的研究。有關賦的題材分類，最早的分類是《昭明文選》中的「賦」類。《昭明文選》將賦分為「京都」、「郊祀」、「耕藉」、「畋獵」、「紀行」、「游覽」、「宮殿」、「江海」、「物色」、「鳥獸」、「志」、「哀傷」、「論文」、「音樂」、「情」等十五類。繼《文選》之後，《文苑英華》分賦為四十二類、清陳元龍奉敕編刻的《歷代賦彙》，分賦為三十八類，題材的分類也愈來愈多。由於《文苑英華》、《歷代賦彙》兩書的

範圍很廣，且不以兩漢賦為主要選篇，本論文以漢賦為研究範圍，不在兩漢之範圍者不加以考慮，因為《昭明文選》它的賦選是先秦到魏晉南北朝的賦作，尤以漢賦為主，所以是較適合本論文的題材分類，因此以《昭明文選》「賦」的十五類為本論文題材分類的依據。

目前編輯「全漢賦」的著作，有費振剛等輯校《全漢賦》、費振剛等校注《全漢賦校注》、龔克昌等評注《全漢賦評註》、鄭競編《全漢賦》四本，而研究漢賦的專書也很多，如龔克昌《漢賦研究》、萬光治《漢賦通論》、姜書閣《漢賦通義》、孫晶《漢代辭賦研究》等，但他們大都只是列篇談論漢賦的作家和作品，並沒有對這些賦作題材分類，將兩漢賦篇加以分類的研究有陳姿蓉《漢代散體賦研究》和廖國棟《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》二書。

本論文以《昭明文選》的分類為依據，再參酌陳姿蓉《漢代散體賦研究》和廖國棟《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》的分類，遂定出以下十七類為本論文的題材，即「畋獵」、「京都」、「郊祀」、「宮殿」、「紀行」、「遊覽」、「天象」、「地理」、「言志」、「哀傷」、「遊仙」、「言情」、「音樂」、「動物」、「植物」、「器物」、「其他」等。《昭明文選》以「京都」為「賦」類的首類，而我以「畋獵」為首類，這是因為司馬相如〈天子游獵賦〉出現後，漢賦文體的發展才臻於成熟，所以我認為要將「畋獵賦」放在首類。

我的這十七類漢賦題材的論述，即是論文中的第四章和第五章「漢賦題材之探討」。因題材有十七類，文長之故，將它分為「上」、「下」兩篇。第四章「漢賦題材之探討」（上篇）有八類，即畋獵賦、京都賦、郊祀賦、宮殿賦、紀行賦、遊覽賦、天象賦、地理賦，分為八節，分別論述。第五章「漢賦題材之探討」（下篇），分為九節，即言志賦、哀傷賦、遊仙賦、言情賦、音樂賦、動物類、植物賦、器物賦、其他類等九類，分別論述。

其中第五章第十二節的言情賦包括神女賦、閑邪賦、婚姻賦三部份。這類的賦有人以艷情賦稱之，但因為這類賦中含有〈寡婦賦〉、〈出婦賦〉此種哀傷的賦，所以我不以艷情賦稱呼，而分為神女賦、閑邪賦、婚姻賦三類，總括這三類，定名為言情賦。又〈寡婦賦〉、〈出婦賦〉是婦女哀傷的事，本該入哀傷賦，但因本節的婚姻賦是專為〈寡婦賦〉、〈出婦賦〉這類屬於婦女婚姻而設的一類，所以歸入此節，再重入哀傷賦。第十節的哀傷賦則以這種〈哀別賦〉、〈傷夭賦〉、〈悼騷賦〉、〈歎懷賦〉等，賦中有「哀」、「傷」、「悼」、「歎」等之類的哀傷之賦為主。這是我選篇的方式，此特加以說明，其他見第四章、第五章都有說明。

第六章：漢賦題材主題之探討，分爲六節，分別以諷喻的主題、頌美的主題、抒情的主題、體物的主題、敘事的主題、說理的主題，這六個主題分別論述漢賦題材的主題。漢賦題材的主題亦是漢賦的主題。

第七章：漢賦題材特色的探討，分爲六節，以「鋪張夸飾的特色」、「巨麗奇詭的特色」、「引用典故的特色」、「多元的思想特色」、「題材內容多樣化的特色」、「題材的模擬特色」六點分別論述。漢賦題材的特色亦是漢賦的特色。

第二章「漢賦的時代背景」、第三章「漢賦體類之探討」和第八章「漢賦對後代之影響」是漢賦的相關研究。這部份是以漢賦形成時的政治、社會背景作討論，再論及漢賦的體類及對後代的影響。

第二章「漢賦的時代背景」，分爲四節，以漢賦發展過程中的四期，即漢賦的形成期、漢賦的全盛期、漢賦的模擬期、漢賦的轉變期的時代背景爲論述，以漢代政治和社會背景作分析和探討。

第三章「漢賦的體類」分爲六節，以散體賦、騷體賦、詩體賦、設論體、對問體、七體等六節論述。一般將漢賦分爲二系，即散體賦和騷體賦，或有的分爲三系，即散體賦、騷體賦、詩體賦，本論文所以會以散體賦、騷體賦、詩體賦、設論體、對問體、七體分六節論述，是因爲七體和設論體早已成爲一種文體，比散體、騷體的定名還早，所以談散體、騷體怎可漏了七體、設論體。又設論體是由對問體中發展出來的一種文體，談設論體，怎可以不談對問體，所以第三章以散體賦、騷體賦、詩體賦、設論體、對問體、七體等六種體類討論之。

第八章：漢賦對後代之影響，分爲四節，以「漢賦對後代賦體發展的影響」、「漢賦題材的開創對後代的影響」、「漢賦對後代文學的影響」、「漢賦對歷代賦論發展的影響」等論述之。

第九章：結論，則總結研究所得的結果。